

## 石貼仔

大學特殊選才放榜後，我搬回老家居住。倚傍溪流興建的老家村落，總在潺湲的溪流聲中，流溢一股靜謐的生活氛圍。在我回老家居住前，患有思覺失調症的大伯，幾度入住精神科病房及門診追蹤治療，病情未見和緩，等待專責機構收容前，一起和奶奶先搬回老家同住。

奶奶搬回老家前，在鎮內教授拼布課程，原先滿滿上課人流，教室入口掛著一塊宣傳的壓克力看板，板面以拼布剪貼黏上兩行字：「拼接的色塊讓日子豐富，選擇的色彩讓人生明亮。品布樂、拼布樂，品味生活一起來拼布。」大伯經常趁奶奶上課時，邪眼瞅著看板嘟囔著：「品-尿-樂、拼尿樂、拼樂樂、品尿布……」無厘頭地擾亂上課秩序，導致學生懼怕來上課，奶奶只好結束拼布課程。

我入住老家後，奶奶以之前上拼布課剩餘材料，在我課餘時，教我剪裁及縫製各類形狀的拼布成品。但內襯軟布料經常短缺，我們祖孫倆跨溪到小鎮添購。但有好一陣子，站在一旁楞笑，看著我學習拼布的大伯，總能適時補給我短缺的內襯布料。雖然補上的布料，並非很契合我所需，但湊合著用，倒也省去舟車的折騰。

奶奶說大伯在一次感冒未痊癒引起頭腦病變，舉止行為有時像未格式化的磁碟機，會跳格秀抖卡機，有時又能正常運轉。我狡黠補上一句：「正常時，大伯會適時提供拼布材料給我們。」語畢，大伯咧著嘴、抬腳頂住他的大肚臍，翹起的身體，用極盡誇張的身體語言，詮釋他的身心。

大伯住在鎮內時，總會在市井街道對著人群碎語、吼叫甚或有暴力行為。奶奶說：「大伯經住院診療，吃藥時安靜一些，不吃藥就顛顛癢癢。」我在車縫

拼布時，總見大伯穿梭村落內各家屋後，怯怯從別家屋後牆探出頭，朝著老家張望。我透過窗櫺，直視大伯先是賊笑、再是輕佻狂笑，他靡廢行徑，真讓人摸不著頭緒。

原來大伯穿梭各鄰家屋後的曬衣場，從晾曬的萬國旗中，專挑女用底褲拿回家剪裁成方形布料，在我們缺內襯布料時，適時提供。我知道狀況後一時羞赧，想到自己的拼布背包、小錢包都含有鄰居家身上的氣味，我氣到拿起利剪將拼布包剪成碎布片。大伯立在一旁，一勁兒傻笑。在思覺失調症的變異舞台，奶奶又說大伯先從戀物癖開始，可要命的是大伯戀的是女用貼身衣物，真夠丟臉。

我衝出老家後門，讓撲面的溪流水氣，滑溜溜洗滌身上的不快。我坐在溪邊護岸，憶起大伯經常在我年幼時，帶著我踩在砌石坡坎，涉溪摸蜆、灑網抓魚。我和大伯從小情感搖籃的連結，都擁抱著溪流的純樸生活，但我不知大伯的生命故事，如何爬成業障般的魔考，我祈禱那些盤互在大伯身上的悲喜瞋癡、順逆得失，都藉由溪流淘洗後，將它終結、沖淡。

大伯帶給家的陰鬱，也需要像拼布般，拼接出足以讓生活豐富、明亮的色塊。奶奶尋思後，將大伯交給從事砌石工作的叔公。叔公旗下的幾個砌石工班，有的從事水利護岸砌石；有的專責魚塭護岸砌石。大伯就留在老家附近，從事養殖彈塗魚的砌石工作。對於水陸兩棲的彈塗魚，除了塭堤護岸需要砌石保護，還得在離魚塭水面 10 公分高的地方，砌上一層平台，供彈塗魚進食空間。

大伯剛下工地時，還能協助工班師傅，循按砌石工序，堆砌出一道道砌石護岸及平台。工作一段時日後，大伯心智又受到侵蝕，陷於惹禍滋事及特

異獨行的輪迴中。他不再跟工班師傅同步調工作，獨自拿起小鋼鑿和槌子，一陣碎語又一陣狂笑，將小石頭鑿成方形的骰子，再以小電鑽將石骰子六個面刻出1到6的小圓圈。

鑿出的石骰子四個一組，大伯特意準備碗公，將手腕擱在碗沿上，握住骰子的手放開擲出並喊出：「洗八啦！」骰子在碗公內旋轉跳動，工班師傅在一旁敲邊鼓齊喊：「驚之！（pí<sup>a</sup>-chi--lah）」大伯這次是以擲骰子遊戲，配合豐富的表情語言，逗引大家同樂。舉凡這樣的脫序行為，都被精神科醫師診斷為精神斷傷病變引起感官受損的「過度欣快症」。

大伯無論居於何處，表現出來的偏差行為，是一種積累的心理投射，左鄰右舍也以「神經線沒絞緊」揶揄大伯。不管是戀物癖、過度欣快症或躁動症，搞得家人跟著情緒過勞，連奶奶也長期服用抗憂鬱藥物。大伯更因欣快症的一時興起，無法逆料他接下來的我行我素，製造各種不同驚奇般的麻煩，讓整個家庭陷於愁雲慘霧中。

無事可做的大伯，如遊魂般在老家一帶晃悠，奶奶和我經常在老家繞轉尋找大伯。有次看到大伯站在軟泥魚塢內，學彈塗魚在淺水中蹬跳及躲藏；接著挺著大肚臍的大伯，站在魚塢護岸平台，展開雙臂學盤旋在魚塢上方的飛鳥，俯衝而下進行捕捉彈塗魚戲碼。我站在魚塢岸上看到大伯的舉動，一時百味雜陳，感覺生活就如螻蟻般凝止，命運與殘酷又像是生活視角問題，但問題是世俗的眼光，卻無法見容所謂的精神病患者的脫序行為。

大伯顛預的人生況味，在無他處可待的狀況下，奶奶考量他既能融入髒兮兮的魚塢，遂將老家屋後廢棄魚塢重新整修，讓他在魚塢顧養彈塗魚。大伯養彈塗魚時，自己設計一款長條狀的木拖板，嵌入魚塢內爛泥，拉

動繫在木拖板的拉繩，形成如牽罟般往砌石平台方向拖行。彈塗魚紛紛往砌石平台方向躍起，岸邊的電動飼料噴灑機，將飼料噴在鋪有透水不織布的砌石平台，彈塗魚就在不織布上面爭食，遠遠望去像一團爛泥在砌石平台蠕動。

大伯開始養彈塗魚後，整個人重新活過來。以前滿口聽不懂的碎語，現在口中的「育魚經」雖然說得跳 tone，但離正常值的言語稍近些。大伯最常提及他教彈塗魚吐氣泡，讓盤旋在天空擬捕捉彈塗魚的鳥類，無法正確判斷它所處的正確位置，達到欺敵目的而躲過被捕食的命運。天知道魚塢內的彈塗魚，躲藏飛鳥捕食是牠們的本能，大伯卻攬功說成自己「教導有方」，不知彈塗魚會不會傻眼發噓，或有被吃豆腐的感覺。

有次送餐給大伯，我顛覆之前對大伯「阿達、阿達」認知的刻板印象；實不知他「精工到靠北（很聰明）」。大伯在魚塢四周的堤岸上面架起竹篙，撐起倒 L 型狀的防護網。掀開魚塢上方部分空間的防護網，讓捕食彈塗魚的鳥類，無法以最有利的折角俯衝而下，彈塗魚可以從容跳彈到防護網內躲避禽鳥捕食。大伯發想設計的倒 L 型防護網，節省不少材料費，防護效果跟其他魚塢全罩式防護網的效果相同。

倒 L 型的防護網內，隔開捕食的鳥類與彈塗魚，對立的兩造先是對看一陣，捕食的鳥類在防護網外伸長脖子，不斷以尖長嘴探進防護網一窺究竟。彈塗魚見狀，一溜煙從泥灘地跳到石縫內，頑皮從石縫探出頭，挑釁捕食的飛鳥。受氣的飛鳥，很搞笑的以尖長嘴猛啄防護網格，最終還是未能捕捉到彈塗魚，才悻悻然飛離。

塢底的軟泥淺水灘、砌石護岸及砌石平台等設施，在魚塢內形成半水半陸的另類潮間帶生活環境。彈塗魚以胸鰭依附在淺水灘及砌石護岸躲藏、覓食；亦將腹鰭當作吸盤在砌石平台曝曬、產卵。大伯看顧魚塢，閒來無事時，也以

身體正面貼臥在砌石平台，學習彈塗魚爬行，老家村落都戲稱大伯為這世上最大隻的彈塗魚，並以彈塗魚別號「石貼仔」加封大伯。

大伯上網查實，果真彈塗魚別名為石貼仔，從此大伯喜歡上石貼仔這封號。可是一樣和大伯鼓起肚子的彈塗魚，它門只要貼臥在砌石平台，鼓起的中肚部位立刻內縮，整個魚身都能妥貼在砌石平台，順暢地扭身擺尾前進；不像大伯貼在砌石平台的身體，不論如何內縮肚子，頭腳和肚子之間會有兩處鏤空，爬行時，像是一顆滾動的大石頭，模樣搞笑至極。

大伯的偏差行為，像遮覆天空的烏雲，當聚積的量能無法承載時，就在驚雷雨彈狂瀉之後，獲得短暫撥雲澄明，但我們不知大伯目前養彈塗魚稍見正常的行為，是他短暫的正常，還是又重新積攢下一次的狂風暴雨。但在實際面，大伯脫序的行為，招致大伯無論身處何處，沒有人清楚他處在的時空正常或不正常，只能揹負世俗對他的負面印象。

遷延一年多的教養院安置，終於騰出床位，讓大伯入住。當大伯知道即將入住教養院，原本遇事浮躁，不諳人情世故的他，不見尖叫、吶喊或咆哮，顯得少有的安靜。反而是我，顯出無以名狀的感傷，原先我以為大伯可以常住老家，過著簡樸的鄉居生活，就在養魚的尋常日子，讓大伯找到自我療癒的方式。

大伯離開老家被安置前，我陪他在老家村落巡禮好幾回，不知是眼淚模糊視線，還是溪水蒸騰的水霧朦朧雙眼。這些溢滿感情的水分，真能遮覆別人對他異樣的眼光嗎？抑或能沖走滯留在他身上的病魔？對大伯而言，過去斑駁的生活記憶，在無法斷開世俗對他的負面印象，興許大伯在離開老家後，一切就能變得雲淡風輕。

大伯臨走前，貼心囑囑要給家裡留下些許安家費，他一樣以長板條家拉繩將彈塗魚趕往砌石平台，抓起較大隻的彈塗魚賣給村裡外燴總鋪師。大伯自己則樂當廚師的水腳仔（廚師助理），協助廚師醉暈石貼仔，加入椰子水，再將桶筍切絲、蒜頭及枸杞一起烹煮，煲成一道桶筍花跳（彈塗魚）」特色料理後銀貨兩訖，興高采烈將錢交給奶奶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看到大伯自然的笑容。

而魚塢內那些小彈塗魚，大伯將牠放養在溪流淺灘地，回歸大自然。放養之前，大伯在魚塢旁的淺灘地與紅樹林之間，砌上兩道砌石護岸，讓長在砌石護岸外緣的紅樹林，順勢落在兩道砌石護岸中間的淺水灘地生長。放養後的小彈塗魚，不僅可以貼在砌石護岸生活，紅樹林更可以作為鳥類捕食的另一道天然隱蔽屏障。

大伯成功將小彈塗魚放養在泥灘地與紅樹林內，旁邊還有原生魚蟹一起生活。放養的石貼仔雜遝於砌石護岸，鼓撐著魚鰭善用地形地貌，一會鑽進砌石縫內；一會又跳出在紅樹林氣根旁悠游。大伯搭上教養院接送專車前，站在溪流邊凝視。紅樹林頂端的蒼鷹以銳利的視野巡弋，啟開牠俯衝捕食的作戰模式，一雙利爪攪混溪水，彷彿被翻倒的墨硯，潑灑蘸染原先清麗的溪水。

蒼鷹騰水再起時，彈塗魚鼓撐著魚鰭貼在砌石縫隙內，以一種「魚悻猶存」的驚嚇目送蒼鷹及大伯離去的身影。